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穰集

目錄

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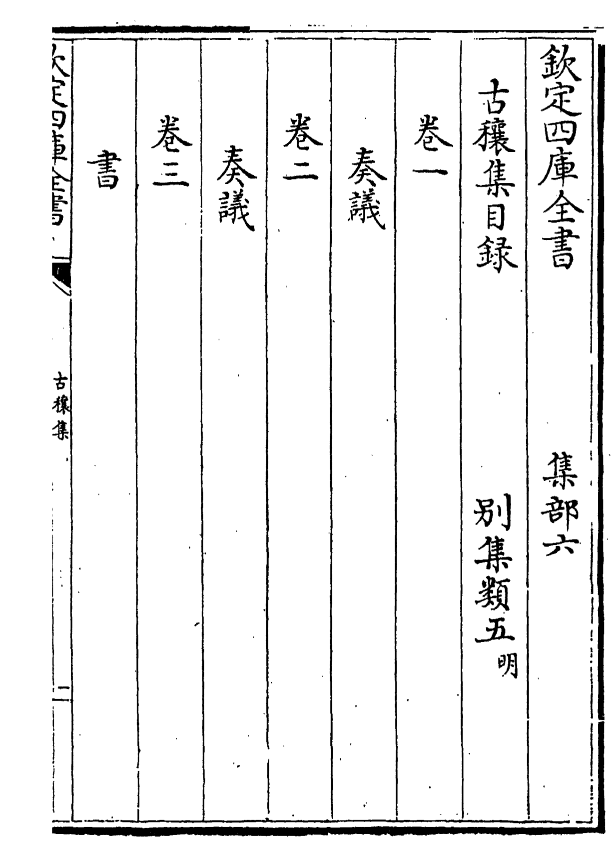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俞成鑲



集部六

古穰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天順日録

卷三十

雜録

臣等謹案古穰集三十卷明李賢撰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華蓋殿大學士謚文達事蹟具明史本傳賢為英宗所倚任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其比雖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諸事頗為世所譏議要其振飭綱紀奬厲人材

屬朝野多故之時能以一身搘拄其間其事
業實多可稱道至文章本非所注意然其時
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尚有典型故詩文亦
皆質實嫺雅無矯揉造作之習此集為其婿
程敏政所編凡奏疏二卷書一卷記二卷序
三卷說題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卷
墓表二卷墓誌二卷行狀傳一卷祭文銘箴
贊賦哀辭一卷古今體詩二卷和陶詩二卷

天順日録三卷雜録奏疏雜文三卷多有關係當時政事人物可以備史乘參核者其天順日録世有别本单行已具論于史部中兹亦姑仍原本併録之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穰集卷一

明 李賢 撰

奏議

論誥勑狀

臣聞誥勑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厲名節之美事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誥諸司職掌於誥勑一事至詳且備可為萬世法程凡大小之臣有私過者終身不得

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輒行追奪於是為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敺士之方惟此為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為善脩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為
闕
於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
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

夫在位之士其未入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為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有國家者豈可舍此而不為哉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此法雖行而未盛至洪熈宣德以來始大舉行於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旨意今後誥勑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為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於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為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追奪者什一况中人之材可為善可為惡授職三年即得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必不持久遂流於貪況九年方與得給者十無二三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内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

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使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激厲名節之事無所於藉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皇上留意守祖宗之成憲遵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所司今後誥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臣為驗封主事職須誥勅既有所見豈敢隱默若以避嫌而

不言則為不忠若以所掌而自言則為要名臣寧受要名之責不蹈不忠之罪故陳愚悃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論太學狀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材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

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内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當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

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脩已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

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實誼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措

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體解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墜乞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

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
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
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策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政之闕遺有司
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
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或
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為陛下一身乃

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絶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欲以至結民心者所以脩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

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脩政事以重邊防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

特旨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蹤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雖疎遠之臣

芻蕘之賤皆得效忠况臣職居郎署日近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何者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寛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盖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螻

蟻之誠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冐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

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
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
講說或銳情經術夜艾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
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
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
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不學而昏亂者不啻天淵
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
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

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

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寓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龜鑑以宴安為鴆毒内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

求其禍以致敗亂者往往皆然伏願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于以防過於未然于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脩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

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臯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
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宫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召公之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張藴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

皆宗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絶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

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絶玩好

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竒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虚明淵静故召公恐武王受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盖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

於此必不牵於彼伏乞陛下於内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内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悦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静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胷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此姦臣也歴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

法堯舜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脩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為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葢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而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

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録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咲夫一嚬一咲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

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内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大禹絶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忍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費器用止於

漆素食裯止於黄絁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
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盖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
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
部光禄寺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
民尚未寧息伏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
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
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脩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雨得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

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出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脩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脩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回天意凛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于以為守成之令主于

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

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

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

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

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

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

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内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謹恪勤匪懈守祖宗之家法絶外人之交通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望陛下時加勉勵不使怠忽且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册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其也正直其也忠

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也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

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茍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子不與孤寒並進録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

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絶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

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無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

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摶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之心發矜
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
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
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寛則民被一分之澤
務使海内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
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
不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歴億萬

斯年可也惟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胡濙等覆奏

一曰勤聖學

前件所言歷代聖帝明王勤學之實願皇上勤於聖學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如是則義理無不明處事無不當而致太平盛治於萬萬年端本於此伏乞聖明鑒納

二曰顧箴警

前件所言前代聖賢之君皆知箴警之道其餘不知警戒以致敗亂者往往皆然伏願皇上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常存警戒防過於未然禁欲於將萌此誠意用功所當先也伏乞聖明留意

三曰戒嗜慾

前件所言自古聖賢之君必戒嗜慾大臣之告君亦必以嗜慾為戒伏願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養成聖德以臻盛治誠正本之要伏乞聖明一覽

四曰絶玩好

前件所言古之聖賢之君能先絶去一切玩好之物蓋恐此心之正而為外物所引伏乞陛下從事聖學取法堯舜不縱耳目之欲此誠正心之要伏惟聖明留意

五曰慎舉措

前件所言人君一身為天下之標凖舉措不可以不慎伏願陛下一舉一措必思當於理而後行乖於理

而即止及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如商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如此則聖德日新而自無過舉矣伏乞聖明留意

六曰崇節儉

前件所言自古聖賢之君皆崇尚節儉故時臻盛治伏望陛下躬行節用務從儉約以蘇民力實忠君愛民之心所發伏乞睿覽

七曰畏天變

前件所言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前代人君能恐懼脩省以格上天則變災為祥矣伏願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倘有災異當早夜思省人事既盡則天意必回天人感應之速誠然伏乞聖明垂覽

八曰勉貴近

前件所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多今陛下左右内侍之臣率皆畏謹能以覆轍為戒猶望

時加勉勵不使怠忽果能取法於前人則正直忠良播名無窮誠為美事伏乞賜覽

九曰振士風

前件所言士風之振否關係國家之治亂惟在上之人有以勵之耳伏望陛下取法於宋之太宗真宗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務使士風大振可追三代誠為正本之要伏乞聖明留意

十曰結民心

前件所言三代以至漢唐宋之有天下而歷世綿遠者皆由固結民心所致也求其所以固結民心惟在安養之而已伏願陛下遠法前代近體祖宗盡安養斯民之道延國祚于萬萬年最為切要伏惟聖明留意

古穰集卷一

古穰集卷二

明 李賢 撰

奏議

上禦邊事

近因外使來貢索要使臣文武大臣進言遣使相答節奉聖旨今朕嗣承大統拳拳欲富國强兵以報讐雪恥思與敵絶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敵往來非

朕本心不允所請咨爾大小文武羣臣其共計議長策
果當何如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空言圖保身家而
已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讀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
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仰惟皇上之志欲報
讎雪耻諄諄告諭臣下共議長策以副其志而凡食君
之禄者寧不惕然于心乎臣聞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
况列於侍從立於朝廷則其憂之當何如也臣惟今日
禦邊長策惟在痛敗外敵一場而已不然終不肯退然

必待其自發而後應之近聞敵人其志不小東收三衛等處西收回回部落不但攻圍大同宣府而已又欲大舉入寇豈可坐待其至不早為取勝之策竊料彼地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外國為患自古有之其攻城掠野勝之則來敗之則去亦常事也如周之君臣豈無所用其心哉而備邊禦邊僅得中策秦漢而下往往無策以禦之臣以愚見度之敵人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

長策無他惟在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外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馮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敵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

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粮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

人彼若近前火銃齊發竒兵繼出彼若逺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外敵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横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疆域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志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伸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效力用命

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信也況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若又不能為國家折衝禦侮搴旗斬將以雪前日之耻以伸朝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敵人自犯邊以來其勢日熾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也哉此雖在於人事之脩或亦天道之必然此臣

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為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各廠脩造此車不為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臣急於獻愚不暇組織成文干冒天威無任悚懼之至景泰二年五月十三日奉聖旨所言皆是護國之心著管軍馬大小文武官員看采取而行欽此

上禦邊保國事

臣聞自古中國全盛者必使外國畏之今中國亦全盛而外國不畏何哉蓋由兵威不振故也且敵人自宣德

初年以來蓄精養鋭而不敢輕發每嵗來貢以求和好者盖以太宗之餘威猶在而有以畏之也自正統十四年得利之後中國之兵曾無一勝而敵人之鋒未嘗少挫宜乎不能使之畏矣然外敵之性雖曰輕生亦知畏死我强則退我弱則來今以中國全盛之日不能示强則敵人之志愈肆而邉境之患愈多持此悠悠實非長慮以臣愚見為今之計無他惟在與之痛殺一場以慰祖宗之心以雪中國之耻以舒生民之怨以振朝廷之

威則外敵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消而宗社可以永安矣昔契丹大舉侵宋寇準力主親征軍勢一張敵氣即奪遂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向使更用準言擊之可保百年無事而靖康之禍亦弭矣由是觀之則外敵之心可以威服未可以德化今敵人之多不過十萬以天下之衆而不敢加兵於彼者非將帥士卒之志不勇也由陛下未加睿斷耳若陛下誠能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推赤心於其腹中使畫取勝之策虛已聽納軍中之

事一以委之然後命將出師必能感激效力以圖成功矣區區之敵何所逃命若只聽其講和頻來進馬但圖金帛之利豈有敬順之心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饜之貪求外國日加盛强中國日見罷獘况彼中額森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近又弑其君主滅其族支肆然稱君無所忌憚收斂部落吞併諸番堅甲利兵得之於中國者實多一旦侵擾邊方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賈誼言於漢文帝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蓋知者防患於未然忠臣憂治世而危明主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伏望陛下慮外敵之姦兇思必報之讎恥惕然於心不少自逸雖曰據險固守為今日之長策然敵情叵測而中國之威不可不振也雖曰以逸待勞為方來之良計然敵志正驕而長驅之勢不可不挫也觀釁而動用清敵氛中興之功端在於此雖陛下神謀妙算

先事而慮有非常情所能窺者但犬馬之忠不能自已輒用獻陳尚希省覽干冒天威不勝悚懼之至

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覆奏

竊惟外國為患自古為然而防禦之策不可不備何則額森之罪惡稔盈雖擢髮不足數其傾覆滅亡蓋指日而可待近年之揺毒扇禍荼毒生靈誠萬世所必報之讐也今右侍郎李賢奏稱前因誠為正論但復讎必在於用兵用兵必在於任將將能為國效忠

盡心所事則偏裨以下無不用命三軍之衆無不感奮何儺之不復何耻之不雪何敵之不殲邪合無准奏行移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提督統兵等官各要罄竭忠誠殫盡謀慮上體朝廷委任之隆下念軍務關係之重一以國家為己任勿謂身家之私謀知有進死之榮俾無退生之辱及戒約偏裨以下俾之同心協力恪恭用命共濟國事以成大功仍須上緊操練軍馬申嚴號令鼓舞士氣振作敵愾以期殄滅

敵衆以冀補報國恩毋或自餒其志甘為委靡玩愒歲月怠廢兵政自速罪戾以貽後悔及照臣譾猥以駑鈍叨掌兵戎萬一邊方有警不論險易遠近當力疾以效驅馳以報國恩該府仍行各邊各關一體整飭官軍用心操備固守城池防備敵衆不許視常怠忽致誤事機如有疎虞罪在不宥景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是外國自古中國之患敵雖來與不來須要常慮防備不可怠忽欽此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茲者伏蒙聖恩陞臣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惟尚書高甩履之班學士榮演綸之任拜恩一職已出尋常特命兼官實超異數自非碩學之輩徒取濫巾之譏臣器識卑凡藝能譾薄方虞幽黜乃誤明揚寵恩驟降於赤霄震懼即深於丹臆自猶知其弗稱人豈謂之當然敬殫迫切之誠甘觸瀆煩之譴抑存國體豈謂身謀伏望陛下照察愚情愛惜名器無嫌改命惟在量能收渙

渥於已須免速顛於非據庶新榮而弗玷斯素守以獲安恭布恍言伏須允報臣不勝感激竦懼之至天順元年月日奉聖旨不准他辭還著做尚書辦事欽此

謝除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茲者伏蒙皇上陞臣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惟尚書乃喉舌之司學士實腹心之寄况天官居六卿之首而翰苑為儒職之榮匪得賢豪曷勝斯任臣天分弗高人才甚下冒膺兼組增震孤衷寄禄之階頻崇加秩之

寵沓至乃非常之幸會誠不世之異恩况資翰墨之所長尤匪駑駘之可稱周章就列俯仰懷慙退省其愚將何塞責心獨知其冒昧人共指其僥踰姑云職業之常尚容自勉儻論乾坤之造夫豈能酬臣敢不激勵壯心贊襄先務用輸忠藎圖報寵光期不負於清朝誓益堅夫素志顧效論思之實敢辭鉛槧之勞臣無任仰戴聖情之至

辭第宅

臣本以一介布衣遭逢盛世洊歷美職累荷光榮自顧才無寸長學非優等濫竽綸閣祇益汗顔玆者又蒙皇上賜與房屋夫功微而受厚賞者在理非宜能薄而承殊眖者揆情未當天恩莫大雖不吝於凡庸株守如常詎敢安於甲第伏望皇上收回嘉命用遂鄙懐俾臣不動舊居均為受賜無任感激聖情之至天順三年十一月日奉聖旨卿輔導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

三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今日伏蒙皇上以臣賢三載考滿特遣太監牛玉賜臣鈔五千貫羊三隻酒三十瓶臣拜領之際愧悚無涯竊以異數之頒乃昭代優賢之禮腆儀之賚實聖君待士之誠宜有勞而後加豈無功而遽受如臣者名習藝文實疎學業顧才力何補于當宁而眷注特異於在廷幸逃黜之偶寛豈昔錫之敢望顔忸怩而罔措心踧踖以不安恩重丘山懼深淵谷尚冀臻於實效庶少塞於空

餐睿奬夙叨惟悰彌極俯殫駑鈍仰服龍光臣不勝感荷聖情之至

上鑑古録

臣賢猥以駑劣遭遇明時恭惟陛下聰明睿智英邁絶倫凡百所行多盛德之事臣不勝感激忻躍尚慮前代聖賢之君事迹浩瀚難於徧覽今特録堯舜以下二十二君每君摘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名之曰鑑古録臣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説數句冀陛下易於覽

而行之夫古之大臣莫不欲致君於堯舜之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今臣以庸下之才謬當輔導之任深懼不如古人況陛下有可為堯舜之資而臣不能將順其美可謂忠乎臣觀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前古者若又以此二十二君之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而光祖宗矣臣犬馬之忠不勝惓惓謹録進呈

上狀自劾 因災變

臣本以凡庸素無出衆之才過蒙皇上任用寘諸輔導之地加以眷顧之隆在臣自當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致君為堯舜之君使天下之民皆得其所今乃尸位素餐緘默不言上不能輔導君德下不能康濟民生以致天時不和人心嗟怨及上天垂象猶不知警戒進言勸君恐懼脩德以回天意而乃優游度日若罔聞知是豈大臣之所為哉伏望皇上明示罪罰或放歸田里以為大

臣不能盡職之戒別選忠良之士任用庶幾災變可消
天意可回而祖宗鴻業可以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惓惓
待罪之至天順四年月日

辭加太子少保

臣本以凡庸才識卑下誤蒙皇上簡任置諸清切之地
擢為吏部尚書兼職翰林學士班髙冑履任重行綸自
顧非才承此異數因循度日于兹五年仰惟皇上進德
惟新勵精圖治躬理政務獨斷萬機如臣之愚徒爾充

位於文墨則未精於學問則不博論思之所當盡者不能盡職分之所當為者不能為曾無毫髮之長以補萬分之一久處密勿祇增忸怩昨者偶被賊傷幸無重損今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臣聞命有驚惜身無所不惟自慙於非據實憂仰累於殊恩敬殫迫切之誠甘觸瀆煩之譴伏望皇上察臣僥倖已多念臣滿盈是懼既俾不去舊秩自足勉效愚忠揣分宜然懇辭非假願惜名爵乞收寵恩尚冀矜從伏須允報臣不勝戰慄懇切

之至天順五年八月十六日奉聖旨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

六年考滿謝賜寳鈔羊酒

今日伏蒙皇上以臣賢六年考滿遣太監牛玉齎鈔五千貫羊三隻酒三十瓶至臣第宅賜之臣拜受之餘愧悚不已竊惟明君待士必伸眷注之隆昭代重才不吝便蕃之賚顧惟異數豈及常流如臣者資本腐儒生逢盛世官崇而效寡禄厚而報微靣形韃市之赧心抱履

冰之懼有妨賢路無補聖朝晉錫忽臨危悰益甚冀塞

論思之責用酬覆燾之仁勉竭葵誠尚殫駑力臣不勝

感荷聖情之至

乞消天變

臣昨夜親聞空中有聲此變尚未消弭臣切憂懼不能

安寢今日退朝密觀文獻通考書有曰無形有聲者謂

之鼓妖以為天下人民貧苦愁怨則有此異今若將一

切於民不便者悉皆停止與之休息則天意必回變異

自消伏望皇上發心憫念小民艱難凡百所需咸且停罷過一二年待時和歲豐百姓富庶安樂然後斟酌復行庶為穩便臣忠懇之懷不能自已親筆書寫謹具題知遂頒詔寬恤天下

乞退閒

臣猥以凡庸天順初誤蒙先帝拔用自幸遭遇感激盡心用圖報稱乃被奸臣石亨等陷害幸賴先帝保全復留任用天順五年反賊曹欽又欲害臣已被刃傷幸而

不死去歲門達又欲害臣幾遭誣陷之禍幸賴朝廷辨明免受汙辱之名臣思平日並無怨惡於人然累次被人陷害不過以臣職居輔導心懷忌嫉故耳今皇上即位大赦天下賞罰明信紀綱振舉中外臣民無不懽忻感戴不料有等貪利之徒見朝廷法度清正屏除奸弊如此不得遂其所欲却歸怨於臣往往寫無名帖子指臣姓名説要傷害意在惑亂朝廷臣往時屢經危險懇辭退休先帝不允今又聞此憾恨之言臣實不自安決

宜退避況臣禀氣最薄眼目早已昏花齒牙脫落大半
犬馬之年已近六十豈能久於人世臣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臣受朝廷高爵厚禄已有年矣若尚留戀不即
退去則是貪位慕禄不知止足安能保其不殆辱乎臣
念慮及此殊增憂懼伏望皇上察臣衷悃之情憫臣懇
切之懷容臣退歸田里庶得保全晚節優游待盡而感
戴聖恩於無窮也臣冒干天顏不勝悚懼期允之至天
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卿歷練老成朝廷倚任

小人造言無理朕已有處治宜盡心輔導所辭不允欽此

乞重用老成

臣本以凡庸才學疎淺天順初蒙先帝擢用於內閣辦事益偶遇缺人之際聊以備員非天下之極選也臣彼時不敢遜避黽勉就職環顧其中誠所弗堪是以八年之間恒懷憂畏外雖强為支持而心則未嘗一日敢自安也况近來不足臣者讒毀多端謗議沸騰益由臣之鄙性拙直不能委曲宜乎人所忌嫉兼以素行不能取信於人故耳臣

思内閣實機密重地須才德老成素行服人者可當此任竊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王翺由進士出身歷官五十餘年廉慎忠勤小心翼翼高見遠識異於尋常士林推重未有過之者也乞照宣德年間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例輟其部事量進階秩命入内閣俾與大議臣願隨行而協助之庶足以見朝廷重用老成之意而忠厚之風亦可以少振也臣布此誠懇為國至計伏望皇上鑒察而俞允之幸甚

代襲封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兹者恭遇聖駕親臨大學躬祀先師名臣等三氏子孫陪祀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繼體守文光啓重熙之運崇儒重道躬勤萬乘之尊既釋奠于先師亦寵招其後裔歡騰洙泗榮被縉紳兹葢伏遇皇帝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膺寶歷而撫盈成纘述祖宗之洪業立皇極以臻康乂允懷賢聖之嘉謨鑾輿肅止於橋門玉帛敬將於禮殿籩豆加飭祼獻有儀八音諧而神人和敷奏大成之禮樂百官富而宗廟美增高數仞之門墻豈惟崇德而報功

用是化民以成俗臣材猶樗櫟業愧箕裘主邑魯林勉守家庭之訓聯班魏闕叨承聖主之恩盛事欣逢遠陋漢明之儀度遺經空抱慙無韻達之敎陳感激徒深揄揚莫罄伏願奎壁文明乾坤道泰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興三代之英才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萬年之宗社

弭災自劾

近者禮部奏今冬氣候失調天不降雪乞命文武羣臣脩省祈禱臣切思陰陽不和固大臣不能盡職之所致

而大臣之中其咎最重者惟臣一人何也五府六部都察院諸司各理其事臣居内閣不但專掌制勑文書而已又任輔導之職與聞國政天之降災示變非臣之咎而誰咎且臣本凡庸與衆無異天順初誤蒙先帝擢用蓋彼時翰林急無老成儒臣備數臣亦自知才學疎淺不堪是任每欲辭之弗獲八年之間雖蒙先帝厚恩未嘗敢自安也皇上嗣登寶位念臣青宫隨侍之舊仍前委任但臣之素行未能取信於人嫉忌謗毁者至今不

息雖皇上之明不為所惑而臣心實不自安已嘗懇乞退休未蒙矜允近來天象屢變水旱相仍人民饑莩盜賊生發是臣已不能盡職之所致也前代居公孤之位者多因災異策免今文臣之中惟臣濫叨少保之職而又不為士論所取雖無災變亦當罷去況有此災變尚可恬然自安而不退乎今内閣不為無人伏望皇上察臣情懇賜臣罷歸田里則天意可回災變弭而陰陽可和矣臣冒干天威不勝竦懼𠕀允之至成化年月日奉聖

旨脩德弭災上下同之引咎自歸已見誠意所辭不允

繳進兩廣事宜

為征勦兩廣賊寇事有本院編脩丘濬係廣東人深知彼處賊勢强弱民情休戚為見朝廷遣將出師前去征勦且喜且懼備將用兵事宜開寫揭帖呈示臣切看得丘濬所言利害得失明切詳盡用之必可成功以此不敢隱蔽謹録一本繳進伏乞聖明俯賜睿覽仍發下編行總兵等官知會是亦平賊之一助也謹題

論輔養君德

竊惟人君一身為天下之主所係至重臣民瞻視以為休戚四夷觀望以為向背若行事合宜則中外人心自然悅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今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治平然治平之本在於君德而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必得老成端謹之人可也臣竊見内臣曾事先帝歷練老成隨侍皇上端謹小心者不為無人伏望皇上命其不

妨管事於每日退朝燕居時分不許暫離左右舊日隨侍讀書者宜照舊每日隨侍不必分班其餘使令之人亦須選擇謹厚淳篤者供事如此庶於君德有益但有輕浮頑滑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皆不可近伏望皇上即日退出各衙門辦事毋令隨侍如此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敢不竭忠盡言惟皇上剛斷而進退之天下幸甚

奏災變

臣見昨日申時天大雨雹風雷交作飄瓦拔木又聞天地壇正殿覆瓦及各屋垂脊外門拴木多有損壞上天垂戒之意顯赫如此不可不懼伏望皇上勉加脩省雖在閒靜之中常如對越神明之時不可一毫與左右褻狎亦不可聽其哄誘而寵用之每日惟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如何而脩朝政如何而舉念兹在兹須刻不忘又當寫勑戒諭羣臣使君臣上下一同脩省庶可以回天意臣愚見如此謹具題知

乞終制

臣於成化二年三月初七日聞父昇於二月二十二日在家病故移文吏部具題欽奉聖旨李賢著馳驛奔喪去上緊來臣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士之見用于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之喪有三年之制俾為子者得以盡其孝親之心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況臣叨居重職若因所任之事而不得盡為子之道恐無補於名教也伏望聖恩憐憫容臣終制依例起復庶得忠孝少盡

於萬一矣臣不勝懇祈天恩之至成化二年三月初九日奉聖旨朕賴卿輔導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不允終制

再乞終制

臣聞父昇喪例該守制吏部具題奉聖旨命臣奔喪而來臣即具奏懇乞終制又奉聖旨不允臣切思自宣德七年出仕違父母膝下三十五年矣父今八十七歲而卒使臣又不得終三年之制抱此終天之痛死不瞑目

臣之私情其苦如此今皇上必欲臣奔喪而來蓋以事有不可釋者臣惟君親無二致忠孝同一理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不能盡孝而可以為忠者皇上之意以為國家事重不可以彼而捨此臣亦知其所重在此但今内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亦不過贊成其事而已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去就甚輕皇上所以留臣者未見有不得已之勢昔宋時宰臣富弼聞母喪守制朝廷起至五次弼終不起蓋以朝

廷有人不至於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踪跡似亦類此伏
望皇上察臣區區懇切之誠容臣終制少盡孝情況三
年之間瞬息而過臣今年纔五十九歲假使未塡溝壑
驅策駑鈍以報皇上尚有日矣臣不勝悚懼期允之至
成化二年三月十一日奉聖旨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
孝為忠不必固請終制所請不允

三乞終制

臣本以凡庸遭逢盛世誤蒙先帝擢用八年之間因循

度日無所建明有乖清議而天下後世之所譏誚誠不可逭也陛下即位之初不錄臣之過而反加以高爵蓋念青宮隨侍之久耳彼時普例陞進臣雖自揣非據不敢獨辭後屢以為辭終不賜允臣心愈加慙懼今臣不幸遭父之喪循禮守制子道當然陛下念朝廷事重謂臣可以委託堅欲奪情不允終制不知臣實駑劣不堪此任有類折足之鼎將必覆公之餗況奪情亦非太平美事臣若奉命供職不惟無益於朝廷抑且增罪於臣

身且古之大臣若房玄齡張九齡寇準文天祥諸人雖皆奪情人不非議者良以各人之才足勝重任而有益於國家天下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耳而亦奪情寧免人之非議乎臣無事之日亦招謗議今若不獲終制不足臣者得以藉口必謂臣心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非議而已伏望陛下察臣此言容臣終制然後供職庶為太平美事臣迫於至情不顧煩瀆之譴惟陛下矜而從之幸甚成化二年五月初六日奉聖旨禮有經有權

朕特從權制用卿故累辭不允若固違君命豈得為孝

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所辭不允毋得再

陳

四乞終制

臣本無過人之才叨居重職每欲辭之不可得茲者罪

逆深重禍延於父抱此無涯之戚雖循禮守制不能稱

情吏部援例奏請皇上以用人之際不允終制臣又累

訴衷情皇上曲賜優容終不矜允臣彼時自慮且待回

家安葬畢日決意不起遣人馳奏務求終制不意皇上
特遣内臣馳驛同行妻子不得隨去到家匆匆擇日開
穴卒哭祭畢内臣即日迫臣上道臣欲寛延數日亦不
可得臣念君命為重不敢不從私心自計到京謝恩之
後披瀝肝膽祈天請命今具疏上陳節奉聖旨勉起就
任所辭不允臣捧誦之際涕泗交頤所以不能仰遵聖
訓就任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安也用是再竭愚衷上
塵天聽況臣犬馬之年迫於衰朽縱依命供職未必能副

陛下之盛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而已伏望皇上早
降綸音許臣終制不惟俾臣得遂所願而於朝廷亦有
光也臣哀疚之中語言無緒冒瀆天威不勝隕越待罪
之至成化二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卿言之再三朕已
具知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愼勿再言

古穰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穰集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𣏌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俞成𩶲

古穰集卷三

明 李賢 撰

書

與薛僉憲書一

嘗竊以為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為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晦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楊諸公不顯於後世夫天下之士如

七十子游楊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楊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既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虚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遇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虚過一生而莫由也已其志可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楊諸公意者使得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楊庶幾於聖賢之道得聞萬分之一必不為程子所

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然聖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矣而未有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不知若曰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天下之士有志於道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閣下其人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學七年為有司催迫赴試不幸而中既而以公務至山西得見閣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為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為鄉人亦明矣而憂之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如哉此其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閣下於是願遊其門冀無虛過一生惟閣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與薛僉憲書二

向者不揣無狀輒敢請教於左右已而赧然恐懼待罪

不意閤下矜其愚昧辱賜教墨示以造道之方於是斂
衽起敬而披誦累日不能釋洎閤下來京幸欲相從冀
聞咳唾之音奈拘於職務未及再會而閤下行矣付之
悵然來喻謂讀書而不由其道不免買櫝還珠之弊僕
初未之覺已而留意驗之身心開卷便覺與聖賢不相
似始大慙懼乃知向日誦其書解其義未嘗求是道體
之身心真無用之糟粕耳宜乎於聖賢之道無異於夢
中冥冥茫茫莫知所之來喻謂但覺心身存傾少有違

理則一刻不能安其身若於道理不實見得烏能如是
傑之所以願承教者亦求如是而已竊惟先儒論求道
之方非一端至言立身進步之要獨曰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又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及言所以用力
之方則以中庸戒謹恐懼為持敬之本大學格物致知
為明義之端此聖賢造道的實緊切工夫有志於學者
舍此無所用其力也然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
中人以下之資安能自振拔邪必得師友朝夕講明相

觀而善如此琢磨十數年後萬一可望嗟夫欲學齊語一齊人教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求之不可得况於楚咻之中無一齊人之教而求齊語得乎僕之所行有類於是且志又不能勝氣每於經書讀未終篇已欠伸思睡縱强之不克是以一曝十寒卒無次第望於道理有豁然貫通處何由得哉然忠孝大節固不敢虧惟聖賢細膩工夫精義妙理見於行己接物之際決不能到非敢自棄也素無涵養思索講明之功實理不能得之於

心故耳然非不知為已為人為義為利之分凡有動作欲體為已為義之真但不能灼見辨之不精毫釐少差忽不自知已墮於為人為利之域矣此僕之所以凜凜也敢不就有道而正之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成已成物也古之先儒莫不惓惓欲接引成就人不追既往不逆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望閣下以是存心啟迪來學若夫人之斥咲乃世俗常態非所恐也來喻所謂熟讀聖賢諸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體之身心繼以無

惓自今以往敢不服膺僕之所以願遊其門不肯他適者以閣下見道分明故也伏惟察其志而教之幸甚

擬上執政書

生具謹齋沐再拜上書於大人先生閣下生惟閣下名重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閣下而士風之振與不振豈非閣下之責哉今天下之士奔競之習未止而廉退之節少見豈世道日降而人不復古歟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歟不能無疑於是也夫人材之盛衰係國家之

安危士風所關不其要乎此生之愚見獨敢以是為閤下一陳之然閤下盛德大才博學篤行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魏公者固知後生小子淺識薄見安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其心以為古之君子不可得而見之矣幸而今之君子有如古之人者不得一接其言終身之恨也於是不揣無狀輒敢妄言瀆聽竊惟近代以來士風之盛莫宋若也原其所自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昔王文正為相張師德兩造其

門文正遂薄之以為狀元及第但當静以守之彼尚如是則無階而入者當何如邪雖惜其才遂終身不用其所以抑奔競勵廉退之意深矣吾是以知宋之士風宜於此乎振之韓持國執政一官上書求知伊川先生曰大資居位却不求人反使人求已盖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其所以惜廉退惡奔競之意篤矣吾是以知宋之士風宜於此乎正之至若與一官者必固辭有一過者必求退居當道者初無戀位之心在

下僚者率皆高尚之士宜乎宋之人才有三代之風君子推本必當歸功於如二先正者生之所以惓惓於閤下亦欲如二先正之意以振士風使當世之士無愧於宋不勝至願冒犯左右恐懼待罪惟閤下察其志而恕之幸甚

簡金尚書

伏惟左右豪傑之才耿介之操求於古人中亦不多得以區區愚陋無似累蒙眷注思欲效誠獻忠於左右久

矣今左右以國家安危為已任因邊城之糧勞心竭慮為轉運計不欲費損國家前者朝覲官已運米十數萬石今又欲在京為商大戶軍民之家定為則例運之以與冠帶蓋為社稷大計出於不得已而為之者但衆人不察此心以為故欲為此損下之舉是以多生謗議謂古之大臣為國大計務在得人心凡有所費寧在虧官不肯損民恐失人心故也極知左右之心非不欲得人心也以為此等為商之家承平日久所積必厚然其間

亦有消乏不似前日者今奉行之人又過於嚴察稍見其家房舍動用脩飾便謂有錢拘而報之不聽其訴只欲多報為功不知十無一二不窘者況此時四方人心離散者多居京師者又有此逼不無動揺其心所闗不小見說四方商賈聞知征稅有增多止而不來今被拘報者亦欲賣房散去夫京師者大衆也今為此舉則大衆日散不可不慮或曰左右所舉已行雖有諫說必不從也予謂此說甚非蓋不忠於左右者云耳果事有不

可即當切告未必不從況大德寛宏何所不容輒敢以所聞不便者為獻望高明熟察審處之

答陳祭酒書

晩生㫜再拜書復致政大司成陳老先生閣下區區曩者筮仕之日聞士林清議謂先生道德隆重威儀尊嚴造就人材具有成法與宋之胡安定不相上下於是藏之胸中日切景慕及文旆至京區區羣衆中進見獲覩風采乃知果為天下第一流人物第以拘於官守弗克

從遊為恨後凡來京區區未嘗不進見既而歸休人皆惜之以為斯文宗主未有接其芳躅者且先生為天下儒者師豈必出其門然後仰之況區區叨在搢紳之末今濫竽館閣於前輩師儒當伸問安之敬但多事匆匆弗克致書兹乃先枉教墨之賜感愧交集緬惟先生優游林下安養天和山色水光詩懷酒興天壤之樂無以代之欣羨欣羨區區株守如常不足為長者道專此奉復臨筆翣翣惟自愛前迓景福不宣

答王仲宏都憲書

鄉末賢書復都憲仲宏文契足下屢荷惠書匆匆弗克裁答兹者又承見惠云令子愛女已没極陳悲哀之狀遂欲自毁求罷夫古之君子立心制行具載方册皆可師法試觀宋名臣言行録大抵知有國不知有家其心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立功名事業於天地間如富鄭公使契丹家書至不開而去彼非不重骨肉之情盖事有重於此者故也且人之脩短自有定數君子當以理自遣

子夏哭子喪明見責於朋友先王制禮務合中道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安有因子女之亡盡棄平生之志乎又云遠斥於此足下為都憲大臣巡撫重地切近京師正得時行道之秋遠斥二字實不相干顧乃取而納之於已誠所未喻朝廷以足下才智過人託以重寄今因子女之殤輒欲陳情來京弔恤愚見以為不可凡數次書來見足下之意不能無私情之累誠非鄉里所願望者而今而後足下宜盡改前慮一力勤勞王事用昭令

名於無窮幸甚

簡江西黃布政

今科得一進士張元禎選為庶吉士入翰林讀書此子年方二十三四學問甚博識見甚高立論出人意表行文筆力老健一奇才也不易得不易得但聞其家徵而且貧茲者告回畢姻本不欲放去留之進學過二三年然後成婚未晚也又憐此子所稟欠厚骨體甚弱況血氣未定之時婚事用遲遲為好第念其父命再四不可强

留若到家畢姻後早令起程明年二月中望其到京且彼處得此子於左右亦有光也可留意照拂其來至囑至囑

答國子監丞閻禹錫

昨得足下書反覆披閱足見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嘗痛恨自巳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下篤志進學如此亦為幸矣故以書相勉且道理無窮雖古之聖賢亦未敢自以為足足下謂於道半明

半暗未得打成一片而受用雖云謙辭蓋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之意在於不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舌本久强教無所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無一人可講可教者夫向上一節豈易知而天下之士豈易輕邪雖周程張朱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遂謂天下之士不可與講而教無所施也況在巳於向上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教人之具或未必無缺遽謂不可與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

察乎且既自以為半明半暗是模範未備於己而謂教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為教無所施是師道已足乎己又何親炙於人而頼其資乎所引韓退之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自謂不敢如此且退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況於此書前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輒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瘢誠受

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辛弗以為狂耄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為文貴條暢只看晦庵草廬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礙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牘可謂多言矣於道不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李条政書

近因陝西守臣奏薦左右為条政專理糧儲朝廷特賜俞允可賀可賀予惟此任不比尋常正是立功名之秋

比先年公專理此事聲價由是振起近來楊君專理此事行之亦自安靜今左右代理其事功名在此一舉但念此時陝西非前日之比以邊陲言之北敵入邊日久糧儲費用已多以腹裏言之連年災傷人饑加以大軍供給人民疲困已極存活者不得力田逃竄者多未復業若又徵運糧草豈不愈加狼狽雖左右有猷有為勢必有不可遂者為之柰何以區區愚見當以撫安百姓為先若使人皆耕作百穀既登方可徵運如或不察下

情惟欲所委事完不但兩不得濟慮恐別生事端矣望左右留心斟酌預為遠慮幸甚

復張用瀚叅政書

茲承惠書足見雅意但稱許太過且擬人必於其倫皐夔周召聖人之徒也區區何人可比倫邪在他人亦不宜如此稱譽況足下鄉友之至厚者豈可發此過當之言而今而後但聞行已有乖繆者即規諫之可也且區區與足下同鄉同年出處相似素愛足下為人平易坦

牽雖兄弟骨肉不是過也昔足下由户部轉吏部雖區區之意亦公道耳非有私也天順初足下乃為右職所薦平生節操反被少損區區亦知不由足下特此輩以相知自為功耳向若不由此輩薦之不遲數月必為公論所推一時郎署豈有出足下之右者由是而為卿佐孰得而議之足下今日居藩尚以古之君子自勉其仕途利鈍不必介懷安知今日之屈不為後日之伸乎非相知至厚言不及此區區居此亦甚危殆每欲退休莫

遂其願但日復一日惟冀不虧晚節耳餘不一一

與叅議兄時榮書

弟其書奉兄時榮左右向者聞兄在任處事或偏因此有書勸戒蓋骨肉至親情不能已故耳若疏遠之人任其所為於已何干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兄乃不然弟之勸戒蓋必不察此言耳既而聞被校事者奏發弟甚恐懼慮不可

解一日因上召問别事畢言及此事遂蒙記兄之名似有輕減之意今又遭此曠蕩之恩脫然無事却因言官議論吏部考按年老還家致仕得以保全晚節何幸如之兄今回家優游暮景鄉園之樂寧有涯邪弟居此勢位亦甚危懼每欲求退未遂所願待一二年再用懇辭會須見從也只此不悉辰下向熱惟冀自愛

與山西鄭僉事書

近者楊編脩送足下所寄一書并詩三首足見雅意且

喜足下實授憲職但云有母見在意欲援京官例求封此固人子之至願有不可得遂者足下必欲遂此願則惑矣且母氏之榮雖在於此其奈勢之不便在足下惟當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耳若使是方學校大興士風丕振才猷見於行名聲昭於時足以慰母氏之心矣其榮孰甚焉況人事盡而天理得然則前所願者庸詎知其不終遂邪足下為是藩斯文領袖人才邪正係焉或差之毫釐即謬以千里可不慎歟來而不往在禮為非輒

以是奉答惟足下裁之

請劉主静學士為冠賓書

僕之長子名璋年已長成粗知禮義茲欲加冠於其首顧惟冠禮者人道之始古人之所重也冠義所以將責成人之禮焉可不重歟然古禮筮賓後世無古之筮惟賢是擇以今觀之搢紳之間學問之博行義之篤孰有過於先生者故敢請先生為之願先生有以教之也卜在五月二十二日至期恭俟儻蒙惠然貴臨玉成其事

感佩盛德寧有既邪專書以達萬冀不外

與友人姜貴憲書

向聞足下遭内艱還家繼又聞途中遇鼓盆之憂第恨宦路遠隔不能致生芻之奠惶愧曷已茲承惠書足見故舊之情且審克襄葬事慰懷慰懷今歲朝廷恩典極寬下民想皆被澤區區自去歲以來屢經危險謗議紛紛播傳四方足下豈不聞知但以剛中自守獨立不懼近日頗就安静此心惟欲天下蒼生皆得其所一身禍

患非所恤也先正云為善為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且天順年來區區所親見者善惡之報錙銖不爽自念本以凡庸冒居輔導之職雖無正君之效而濟民之心未嘗不切切焉然奸惡之徒恒欲加害卒不見遂以勢觀之如羣虎逐一羊萬無可脫之理豈料虎反自斃而羊尚存焉其故何哉蓋善惡之報誠如古今所言不可誣也區區每以盛滿為戒決意求退未蒙見允奈何奈何但着意保全晚節而已惟足下相知至厚故一告焉

簡蕭司馬

向者朝廷以左右叅賛機務深愜衆望且謂根本重地自此有托矣辱荷左右惠書歸功於區區不敢當不敢當但往時公道難行料左右平生之志未能盡展兹時可以行矣况代守備者不過醇謹之人中人之勢亦非昔比或有私情決不可從凡百興利除害撫恤軍民安靖地方之事皆在左右一人太平氣象先自根本之地卜之佇見功名事業由此益盛矣朋友之所顧望者如

此諒左右必能副之

與趙都督書

近聞獨石羽書交至即日必然内侵且京師每歲費糧數百萬石以養軍士為何專在禦敵而已今歲又有銀兩之賚俗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軍士不思平日費用朝廷錢糧一旦用之凡百所需又仰給於朝廷有不遂者輒生怨望葢由上之人不能申諭故也今兵士聞征悍敵其心皆怯有詐病以避之者曾無奮臂敢勇

之士盖由將帥不能鼓舞振作故也若兵無鋭氣望其遇敵取勝難矣欲造鹿角拒馬鎗釘板擂擨絆馬繩皆非攻戰之具不過欲自衛其身而已况木鐵之費動以百十萬計雖定天下者恐亦無此費也惟足下熟籌之

與劉顯孜都憲書

近聞蘇松嘉湖常鎮諸郡多水禾稼無收人民饑窘且云賴有巡撫者在不然無所望也由此觀之則數郡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左右一人正勞心焦思之時凡百救

荒之政宜極力為之可也見說彼處在官錢糧積之亦多若能存活民命雖盡數給散亦可此事在左右一力主張儻以為官物不敢盡用以致人民餓莩流離亦左右之責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自謂賢於中書令二十四考朱文公在浙所至多災民不聊生而救濟之術無所不至以理言之賢者所歷宜召和氣以事觀之必如此然後見仁人之用心也或者天災流行預擬斯人以全一方生民之命耳又聞蘇州知府得人

數十年來纔一見焉今年天下多水未有甚於彼處京
儲所供全出於此不有人民何由而得勉之勉之

請吳與儉學士為冠賓書

某再拜書奉學士吳老先生閣下僕之第二子玠年巳
長成粗知禮義茲欲加冠於其首竊惟冠禮者人道之
始古人之所重也而後世忽焉區區忝在搢紳之末不
忍以後世所忽者從而忽之於是勉求古人所重之意
將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但

古有筮賔之禮而今則無古人之筮顧惟擇其賢者為之今名公鉅卿不為少矣而儒行之高未有過於先生者况先生有母壽踰九齡有子官為風憲一門福壽當世罕比故予輒敢敦請先生為賔不但有以教之而又藉其積善之效以勵之也卜在是歲正月二十七日至期恭俟倘蒙不外惠然賁臨玉成其事則僕之父子所以感佩盛德者誠無量也專書以達惟先生其亮之

答汪敬主事書

同榜百人所餘無幾每一念及爲之悵然惟年兄不戀
戀於禄位其就職也最遲其休官也最早若以寘寘乘
除之數度之而年兄優游林泉之樂宜方殷而未艾也
若區區濫叨崇階無所建明既不能康濟天下又不得
引退較之年兄孰得孰失此可爲智者道也兹承惠書
乃有健羡區區之意足見友道愛厚而於鄙懷所存宜
乎不暇悉焉及誦奔走衣食之言於心惻然且以杜少
陵自況而無王叅録之濟者奈何奈何區區慨念同年

之義特以俸禄之餘少助二五之數不必如叅録也繼今以後倘篤友道尚以區區所行缺失見告辰下漸熱惟自愛不宣

古穰集卷三